

梅花是报春的，迎春花呢，当然是迎春的。桃花始开，则是对春的渲染。但真正给我春意的，是我见到住处的前面，海棠花一簇簇开了，那是春意正好的时候。

我居住的小区，植被是很高的，占40%或过之，当初购此宅，也缘于此因素。环屋左右有柏树、桂树、香樟、桃树，紫薇。海棠花呢，初竟然不识。我于花木素无研究，不识的多。只觉得四、五月间，一树的粉红，热烈而婀娜，始觉春真的驻下了，天气不会冷了。晴日，就喜欢围着她，手机拍拍照，觉得很很好看。后来

打开安徽省地图亳州市分图，就能看到我的家乡有一条河。那是一条绵长、弯曲，宽不到30米、深不到3米的小河从遥远的源头流来，终日在家乡的土地上静静地流着。它就是我家乡的殷家河！

殷姓在我的家乡一带并不是大户，据统计，殷人数在全国排第104位，为何把这条小河叫殷家河？据家乡民间传说，大禹治水路过我的家乡，碰见在汤国做官殷契（殷氏始祖）。殷契向大禹请求在这里修一条河，以改变家乡旱涝不均的状况。于是，大禹就和殷契共同率领百姓开挖了这条河，并以殷契的姓氏取名为殷家河。

## 岁月虽然经年 美人未必迟暮

□伶俐

在演员当中，初心未改的最喜欢资深演员秦怡。这其中不仅是她曾经扮演过许多至今仍属经典的角色，更是这么多年，她的美丽能够一直永恒。这对于我们正在哀叹“岁月是把杀猪刀”的年纪，她的优雅与体面，成为我们与衰老抗击、与岁月和解的榜样。

无论论坛还是影坛，能恒久地驻足在我们这些平常平淡平庸芸芸众生视线中的女人并不多。至少对于我来讲，说起影视圈那些星，多数是象直冲天际的烟火，瞬间的绚烂，之后便了无痕迹。唯独秦怡，不论何时出现，都象是散发淡淡幽香的楠木，呈现出低调的高贵。就象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曾为其题诗中赞美的，“云散风流火化尘，翩翩影落杳难寻，无端说道秦娘美，惆怅中宵忆海沦。”很少有人能象她那般，岁月只是敷衍着一掠而过，不敢冒犯地落下痕迹，让人不仅感叹：岁月虽然经年，美人未必迟暮。这殷光景，怎不让现如今那些靠着整形靠花巨资美化容颜的影星们自叹弗如。

在岁月流年中，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风霜，由此，老去是常态。但怎样老去却能呈现出不同形态，因此是背负着沧桑苦难地老去，还是乐观从容地老去，在于个人境况，更在于个人心态。

说起秦怡，令人敬仰的不仅在于她演艺事业的辉煌，而更是在于她面对家庭遭遇的不幸，却能够隐去那些夺目的璀璨，以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坚强独自承受着这些生活的摧残，依然能以平静平和的面目展示在众人面前，这不仅在于她的天生丽质，更是在于她强大的内心和良好的修为，以自身的写实给观众演绎出生活中的精彩，这种形象，比起银幕上的芳林嫂、鲁妈等形象，更让人深刻和赋予赞美。因此，她的美是内外兼修，不同于日常人们所说的漂亮，而是一种美丽。这种美丽，是人经历过岁月赋予的智慧与从容而散发出的。

与人交往，我们会择善而交，从不会拒绝善良和善意。相处中，由于交往目的不同，设定有不同的交往距离。但能够看得一个人，你不在自觉中，也会变的平静和柔下来。而那些心怀愤怒的人，总是放不下，因此会变得愈加的凌厉与狰狞，让你在不自觉间也会变的浮躁与怀疑一切。

现如今，真真伪伪的事物太多，犹如你手中拿着的美颜相机，能瞬间掩饰脸上的斑点和污渍，但经过一定时日，藏着藏着就露出真相来，心胸最终会敞露在众人面前。没有谁能敌得住时间的打磨，因此如何看得一个人，交给时间好了。对于那些真性情真美丽，虽然岁月经年，未必就会迟暮，这些从内心雕琢成的美丽，始终都会发出超然简约的光彩，不会凋零。

## 海棠花开

□吕达余

方才知道，她的芳名叫海棠。

这就想起苏轼的诗来。诗题就叫《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是爱此花的，譬之以为“红妆”，视之以为娇色，是怜爱不已的。故燃烛彻夜以观之，有眷恋不舍之情。苏轼写此诗的时候，正是被贬于黄州时，诗人一向性

我离开家乡，离开那条弯曲的殷家河，一晃竟55年了。记得那年我高中毕业应征入伍，临行之前，乡亲们就像过节似的，一直把我送到殷家河上辉山桥头。村里的曹队长拉着我的手，不无感慨地说：“你是咱们村里第一个高中生，真不知道你能不能再回来，咱们这里有殷家河，却总唤不归自己的儿女啊！”刹那间，一种难分难舍的乡情，猛地袭上我的心头，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情旷达，然有夜不能寐时，也或借此以遣愁怀。

海棠之艳，确类美人。一片红花，好似佳人腮红；一树红艳，即是美人裙裾了。一遇轻风摇晃，恰如少女动莲步。

海棠花落，也是美的，纷如红雨。绿草之上，遍地嫣红，此番景致，让人不忍下足，怕污了它。几番

## 殷家河

□殷修武

五年之后，我从部队转业了。我没有回家乡，没有回殷家河岸边的小殷庄。我像许多从农村入伍的转业军人一样，一走出这小小偏僻的村庄，那城市里的文明、繁华便吸引了我，原先那依依不舍的乡情也日趋淡漠。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2017年清明节，已逾古稀之年的我回乡探亲，家乡的亲人和朋友们热情地欢迎我和老伴的回归。家乡的高炉酒，丰盛的菜肴，一串串亲切

风雨之后，落花就黯淡了。此时，就有黛玉惜花的情怀，想觅来一柄花锄，为之筑花冢了。当然，一个大男人，真要为此事，不免为人笑，也就想想罢了。每逢际此，我总是有些感慨，春天有梅花迎春花，有桃李杏，定然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海棠的花开，春天就不够妖娆，春色便未达到极致。

现时至元月，尚在三九时，眼下，天色昏昧，正似欲雪。但我望着门前的海棠树，看她光秃秃黑黝黝的枝干，眼前现出她春天的艳色。在想：你什么时候开花呢？

的问候，伴随着一份份温暖的乡情在我心头流淌……

当年曹队长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老人。他兴奋地告诉我，家乡要发展，要建设美好乡村，要走向现代化，需要有一批人才回乡搞建设。几年前村里考上的2名大学生这下就要分配回殷家河了，他们要用学得的知识，在村里兴办企业，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殷家河终于唤回了远离家乡的亲人……

曹队长的一翻话语，让我感慨万千。我生在殷家河，长在殷家河，我怎忍心丢下这块曾生养过我的土地，怎能不报答故乡亲人的养育之恩？我仿佛忽然听到那殷家河水一声又一声深情的呼唤……



## 铜官山

鹤舞朝阳

苗青 摄

## 脚尖的前面是方向

□范方启

一场雪下来后，踩在雪地上的脚印是如此的清晰，似乎要把行路人的行走定格下来。雪化之后，脚印还会留下吗？这自然是一个非常幼稚的提问，假如脚印能够像雪一样叠加，这个地球早就被脚印给压垮了。

脚印，昨天的被今天覆盖了，过去的被现在踏碎了，单凭脚印去研究一个人的生，那种人生肯定是模糊的，是支离破碎的。脚尖的前面就是方向，单单就是这个方向，对与错，是

与非，也只有走过了才能见分晓。明明是一条平直的大路，谁也预料不到就是这样的一条路上会有种种的危险在等待着某个人，而同样在那路上行走的，却毫发无损，甚至有可能就是一条幸运的康庄大道。

这世上可能找不到一个对于自己的每一步都加以思考并做周密安排的人，假如有，这人会早早被自己累死的。

可怕的是，明知前面是一条不该

走的路，依然心存侥幸，依然认为自己能成为一个被命运垂青的幸运者，这样做，说白了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会遗害于他人。

方向也就是大致的人生，无目的地行走，本来有限的生会更短会更加的生无可恋。一般说来，用大脑指挥双脚的人，走错路的几率不会太大，而用双脚指挥大脑的人，不走错路的可能性会很小。

方向就在脚尖的前面，脚尖就在双眼的下面，紧要处盯紧脚尖，肯定会减少错误的出现，心不在焉或压压根就不当回事，必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的，不要指望后悔能挽回什么。

## 望雪

□杨勤华

入了冬，并没有寒冷的感觉，一件羊毛衫套在身上就很暖和，便又有许多人在说“今年又是个暖冬”。现在的天气呀，就像人一般，六十多岁了也看不出实际年龄。

直到几天前，忽然气温降了下来，才猛然间醒了过来——哦，冬天真的来了！

这几天的天气总是阴沉沉的，气温明显降了许多，电视上说全国有23个省市大范围降雪，不久前回乡的妻也打来电话督促我添衣保暖，还说老家正在飘雪。可我生活的这座沿江古城居然有些“不识时务”地没有下一丁点的雪，反倒下了几场不干不透的冷雨。

大凡人们对于下雪并不拒绝，下雪的情形和雪后的景象总会让看惯了乏味市像和过惯了乏味生活的人们眼睛一亮。自古至今，文人墨客们对雪总是情有独钟，作了无数的诗词歌赋，愈发将雪烘托得妙不可言。不过，话又说回来，雪确实是讨人喜欢，无非文人墨客们更善于表达和渲染罢了。

曾看到一个女孩，打着一把蓝色的雨伞，穿着红色的羽绒服立在雪地

里拍照，在她的身后是一座檐翘上积满着白雪的仿古六角亭，亭子旁边还绽放着几朵枝杈上也覆着白雪的腊梅，清淡的梅香犹如从哪女孩子身上绽放出来一般，在空气中漫漫地弥散，愈发显得女孩清纯美丽和脱俗出尘。过了几天后，当我再经过那里时，雪早融化了，亭子破败不堪，四周都是泥泞和塑料袋、泡沫等垃圾，那株腊梅虽然还在绽放，却少了傲然绽放的情姿。这时，我的脑子里古怪地冒出来朝卢梅坡的“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的诗句，眼前的梅江古城居然有些“不识时务”地没有下一丁点的雪，反倒下了几场不干不透的冷雨。

雪，真的是上天赐予世间的奇妙东西，有时候，它扮着独立独特的主角；有时候，又做着和光同尘的配角。无论主角或是配角，它都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很少有人说不喜欢雪的。它让冷寂的冬天多了一份诗情画意，也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独特的清新气息。倘若冬天里没有洋洋洒洒的飘雪，大地万物没有被雪覆盖，那么，这个冬天便失去了许多的色彩和情趣——没有雪的冬天还能叫冬天么？

我殷殷期待着——一场雪的到来！

常棒的文友，居然不想再当作家了，学起了冰雪画，几年下来成果卓然，令人刮目相看。有一次朋友聚会时，我问伊：“怎么想起来改作画了？”伊优雅地端起杯子啜了一口红酒，道：“你不觉得雪太美了么？散文诗没法真实表达，但我可以用画来表达呀！”伊还告诉我，这几年作冰雪画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常常画到深夜，曾经一个星期关掉手机躲在家里画雪。我的另一位朋友，是一位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也是一位艺术天分颇高的画家，我俩聊天时，他告诉我，为了画好雪中的残荷，只要下起大雪，他就会冒雪跑到菱湖公园的荷塘边，一站就是大半天。他说这个时候的雪是升华残荷的一缕艺术阳光，只有静心站在雪中的人才能体会得出。

雪，真的是上天赐予世间的奇妙东西，有时候，它扮着独立独特的主角；有时候，又做着和光同尘的配角。无论主角或是配角，它都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很少有人说不喜欢雪的。它让冷寂的冬天多了一份诗情画意，也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独特的清新气息。倘若冬天里没有洋洋洒洒的飘雪，大地万物没有被雪覆盖，那么，这个冬天便失去了许多的色彩和情趣——没有雪的冬天还能叫冬天么？

我殷殷期待着——一场雪的到来！

## 冰雪之诗（五首）

□丛奉璋

冬至雪	它在讲述 寒冷与飞翔	世界空阔了 有一种声音从远方飘来
雪花飘落 仿佛逝去亲人的信笺 字迹若有若无	雪野 茫茫雪野铺向远方 河道和人声都冻僵了	雪停留在 寺庙的瓦楞上
伸出双手捧起落下的雪花 贴在脸颊上 温润思念	一位女诗人手捧一朵红玫瑰 站立在雪地中	冰之舞 无疑是冰上芭蕾 我祝福冰雪
有人在烧纸 火苗融化了落雪	天空省略了飞鸟的身影 玫瑰红着诗人的信仰	看有形的风听洁白的旋律 眩晕绽放
雪地上 一枚鸟的羽毛飘落 雪地上 以血红之色 映入我的眼帘	山野雪晨 昨夜雪 覆盖了道路和山野	热恋冰雪的人 心中必有火焰

## 浪淘沙·贺新年

□王文咏

街道彩旗飘，春意妖娆。欢歌笑语乐陶陶。锣鼓震天敲，把酒道遥。中华盛世陶。又是一年辞旧去，十里笙箫。  领风骚。童叟脸颊融笑意，无限傲娇。

## 红石河

□程应峰

我记忆中的河流 穿行于田畴村庄 如母亲的背带 将心底的感爱 伸展到异地他乡	伏在童年的桥栏 流过瞳孔的 分明是熟稔的故乡 一朵一朵的白云 以美丽的飘逸 伴纸叠的小船 游弋在心的方向 坐在童年的沙滩 耳畔流水淙淙 那绝妙的音律 久远悠扬	拥有满月的爱恋 你教思维 活跃而富于想象  你以蜿蜒的姿态 片刻不停地流淌 流经麦田 举起稻浪 铺展着紫云英的篇章 那灵性的沙石 激起心底波澜 那鲜活的草木 滋养出不老的故乡 一生一世 我以鹅卵石般的赤诚 一次次 走进你的心房
我是怎样地捻着 这银色的飘带 和童年的伙伴 心无瑕疵地 放风一样放飞梦想	我生命中的河流 你的清澈 照彻一溪流云 你的慷慨 抚平生世沧桑 你让人生	

##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刘斌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来表达我的内心  
用一片树叶的绿色单纯  
用一只花瓣的红色安详  
抑或蓝天与白云长期形成的默契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倾诉我的心绪  
用化妆师的笔笔修饰你的容颜  
用圣教主的思想美化你的心灵  
抑或与神的交往  心的会晤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用尽所有的理智  
拚命地在记忆里寻找所有人的故事  
借助神的力量抑制风吹草动的打扰  
最终却发现都与我们的经历相差甚远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献上所有的耐心  
从未有过的这样表情  不哭不笑  
从未有过的这样安静  不欢不痛  
用一千种解开绳缆的姿态呼唤你

真的，我想写一首诗  
用真心的热爱  
把最远的距离以光的速度变得最短  
把最冷的南极冰山迅速融化  
把生来最大的痛苦熬成最大的幸福

## 雪落炊烟暖

□杨丽丽

在乡村最美的风景莫过于雪后的炊烟，你看，一场飘飘洒洒的落雪过后，整个村庄都变成了一张硕大的宣纸，那炊烟就像疏淡有序的笔墨，在农家屋顶描绘出动静皆宜的风景。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对于一个青瓦红墙，篱笆小院的村庄来说，没有炊烟就是不完整的。就像春天里没有鲜花，鸟儿没有翅膀，是残缺的，了是无生机的。

一缕缕炊烟就是整个村庄的灵魂，有了炊烟，整个村庄都鲜活起来。日出日落，月圆月缺，炊烟就像一场经典的老电影，在农家的屋顶一遍一遍放映着，将农耕生活演绎的恬淡而安适。

冬日的村庄寂静而萧条，走动的人越来越少，猫儿狗儿似乎也禁了声，一场大雪过后，远山近川都隐去了身姿，树木都穿上了洁白的外衣，连那错落有致的民居也在一场落雪里变的神圣而又寂静。白茫茫的世界里，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各家各户房顶上袅袅升起炊烟，早中晚三个时间段，那炊烟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也像是遵从了时间的召唤，一缕一缕的飘荡在农家的屋顶上，不停变化着形状，成为农家屋顶最美的风景。

炊烟是禾草野柴的精髓，是农家最温暖的标志，它们有着熟悉的味道和温度，不会因为四季的变换而消失。只会在一场大雪过后变的更加的明朗和清晰，不管是李家的小米清粥，还是张家的肉馅包子，亦或者赵家的葱花烙饼，一把柴火填进灶膛，那味道就会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相互纠缠着，慢慢融合着升腾着，直到蜿蜒到我们的目光再也无法触及的天际。

记忆里，母亲总会在青瓦结霜之前去寻找合适的野柴，为冬天的柴禾做储备。落叶、枯枝、野草都是冬天里最好的柴火。用耙子搂，用镰刀砍，母亲用尽所有的方式收集起来的野柴填满了院子里的小库房，一开门那些落叶枯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熬玉米粥，蒸包子时就收一簸箕落叶，扯几根枯枝扔进灶膛里，那连绵不断的火苗舔舐着漆黑的锅底，一缕一缕的炊烟配合着风箱“啪嗒啪嗒”的节奏绵延几百米，温暖着整个寒冷的冬天。